



冥府的石榴，一千年才能结出四个，
吃下它，你便能忘记一切……

被遗忘的守候
THE FORGOTTEN WATCHING
卡洛著
KALUO WORKS

APG 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连守候者都已忘记的守候，
连被守候者都宁愿相信的阴谋……
跨过时间的洪流，让真爱再续不朽的神话！



序章 转世 我愿意倾我所有，换她一世的转生。
CHAPTER A SECOND LIFE 5

1 第一章 初见 从我出生时起，我就一直在寻找。
CHAPTER FIRST MEET 9

2 第二章 追忆 并不是转世了，一切就可以重来的。
CHAPTER MEMORY 31

3 第三章 约定 我是为了保护你才重生的。
CHAPTER MAKE A PROMISE 55

4 第四章 游园 只要有爱人在的地方，就是天堂。
CHAPTER GO TO THE PARK 75

5 第五章 惊蛰 一个吻，隔了千年之久。
CHAPTER SUDDEN AFFAIR 99

6 第六章 情妒 仅那么一步，却白白地虚耗了千年。
CHAPTER FULL OF JEALOUSY 123

被

遗

忘

的

守

候

因为爱你，

我明白了守候的美丽。

Waiting could become such a beautiful thing only because of loving you.

第七章 谜局
CHAPTER 7 ALL THE PUZZLES 145

第八章 毁约
CHAPTER 8 BREAK THE PROMISE 173

第九章 茶毒
CHAPTER 9 POISON OF FLOWER 195

第十章 缘逝
CHAPTER 10 LOSE MY HEART 215

第十一章 寻爱
CHAPTER 11 LOOK FOR LOVE 235

第十二章 梦醒
CHAPTER 12 OUT OF DREAMS 263

尾章 永爱
CHAPTER 13 LOVE FOREVER 285



守

候

你



我们的爱情飞越遥远的时空，汇聚在星光之下，那么浪漫可惜，却飞不过记忆的沧海……

我说过，会一直一直地喜欢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半步走向幻境，

伸手，垂直的水面轻卷，涟漪微微一荡，

有银亮黏稠的液体沿着指尖滴落到手背，

转世

A SECOND LIFE

男人的身上，散发出自最般朦胧的光辉，
渐渐夺目，最后化成赤白的光。半微的薄雾上，有大片赤红的化分滴零。

被遗忘的守候
THE FORGOTTEN WATCHING



冥府有那样一种花，名为“曼珠沙华”。

她开在黄泉路上，连天如血，又名“彼岸”——

“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

“我愿意倾我所有，换她一世的转生。”圣洁如初雪堆砌的大殿里，男人垂下曾经高傲的、不羁的头颅，俯下身，请求，“所有的一切。”

女神的声音空幽，缥缈地回响在大殿里。

“冥王，你的决定可能会让你失去所有的一切，你可曾考虑清楚？”

男人抬起一张冷峻的脸，漆黑的眸子冰寒深邃，半眯着望向女神身后的幻境——人界，战火笙歌浮萍，转瞬烟云过眼。

他曾以为她转世成人，便守望在此多年，却一直没有寻到，后来才明白——原来她最后选择了形神俱灭，放弃了所有转世轮回。

竟然如此地狠绝！

闭上眼，深深地吸了口气，再睁开时，男人的眸光已转为决绝。

“我考虑得很清楚。”低沉的嗓音隐住了所有的思绪，“我说过不管她去了哪里，我都要把她追回来。就算到了我无法涉足的地方，我也会想尽办法把她拉出来，然后……”

男人的声音愈发低沉下去，有些许的失神，淡漠的唇抿住，表情已归为平淡。

然后又怎么样呢……

虚握的拳下意识地攥紧。

他不知道，或许……只是不甘心罢了，不甘心她就这样从自己身边逃走……

举步走向幻境，伸手，垂直的水面轻卷，涟漪微微一荡，有银亮黏

转世

我愿意倾我所有，
换取一世的转生。

6





稠的液体沿着指尖缠裹到手臂。

男人的身上散发出月晕般朦胧的光辉，渐渐炫目，最后化成赤白的光。

半敞的胸襟上，有大片赤红的花朵凋零。

他脸上略微一愕，就听命运女神说道：“让神魂虚无的人再入往生本是禁忌，但念你赤诚，我便如你所愿，只是要你付出三个代价：一是我要夺走你现在最宝贵的东西；二是你最希望的事情只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三是你最想拥有的东西却是求而不得。”

.....

WATCHING 守候

你





眼前的景象不停地旋转变换，
最后成了一个明艳的方框，
她的意识渐渐有些迷离，

1
CHAPTER

初
FIRST MEET
见

里面是些生动的景象，
就像老旧的幻灯片戏，
一帧一帧地播放着，
精致地收到眸子深处，
那样明晰。

被遗忘的守候
THE FORGOTTEN WATCHING

在希腊神话中，有位春之女神名叫贝瑟芬妮，也有人叫她珞城。她是大地女神与众神之王宙斯最宠爱的小女儿，貌美无双。冥府中的冥王觊觎她的美貌，将她强娶到冥府做自己的王后。最后宙斯将贝瑟芬妮升为了天空中的星座，这就是室女座的传说。

珞城，意思是珠玉连城。

记得那一年的夜晚，月色妖冶，皎洁似水，清冷的风卷了些许薰然之气迎面而来，带了满地碎银。

她站在玉石阶前，身下是清碧的池水，彻骨的寒气沿着脚踝蜿蜒而上，点点滴滴快要渗入心脉。

对面的男人穿了件黑色的长袍，半裸着胸膛。

墨亮如流水般的长发分肩而落，一块黑玉般明亮的宝石坠在他麦芽色漂亮的脖颈之上。

男人的身影映在池水里，慵懒不羁。那张脸让人窒息的俊逸，浓眉如剑，眼似猎鹰，锐利而森冷。

他细薄的唇上微微勾起一抹浅笑，在一片波光粼粼中更显出几分意味不明。

她抬头望着他，眼底显出几分迷茫懵懂来。

她从小只在母亲身边生活，一直没有机会走出宫殿，更没有见过有着他这般气势的男子。

在她成人式的宴会中途，他霸道地将她掠来，甚至连呼救的机会都没给她留下。

这里是哪里？而他究竟是谁？

稍低下头，转动手指，发现身体里有种束缚的感觉，应该是被下了封印的咒语。





她对法术并不精通，即使是寻常的法术也很难应付，更何况是这种高深的封印之术。

环顾四周，陌生的空气，陌生的环境，绝不是平日里所熟悉的天界。

父亲与母亲的宠爱，让珞城对自己的身份有种近乎狂妄的自信。

天底下有胆量敢冒犯她的人，除了自己的父亲，屈指数来也不过就那么两个——冥王与海王。

那么，他是哪一个？

“你是谁？”

仰起脸来问，可那人只是笑，端起手里的紫晶杯，送到唇边轻抿，一副闲散慵懒的模样。

也不知是在品酒还是在品人。

珞城最讨厌别人露出如此轻浮的模样，凝起眼眸，想逼问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却蓦然迎上他的眼——

那是一双深邃漆黑的眼眸，眼神中带了几分挑剔、冰冷，咄咄逼人得让人感到脊背发凉。

她被他盯得有些着慌，下意识地就想躲，可转念又恼自己的示弱，连忙抬头正视时，他的手已经挑起了她的下巴。

极轻佻的动作。

他的手指很凉，与这里的空气一样没有太阳的温度，就像万年的冷玉，不管是怎样的炽热也暖不回来。

“如果你不是三王之一，最好不要打我的主意。”珞城冷声提醒他。

海王常年栖身四海，极少步入内陆。冥王又不喜阳光，除非巡视边境，不然极少出现在地面——这样想来，身前的男子又有多少几率是她惹不起的人？

应该不会太高。

珞城暗暗地下了赌注。

赢了，这场莫名的绑架定会就此终了。若是输了……

她咬牙，他却笑了。

他的笑像开在沙地里的罂粟花，带着几分管不顾的邪魅，仿佛世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一切都不值得被他放入眼内。狂傲至极。

“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说这么容易让人抓住漏洞的话了。”他的眼危险地眯成一条细线，愈发让人捉摸不透，“万一我真的是三王之一，那你又该怎么办？”

男人倾身上前一步，倏然缩短的距离逼得她不得不往后退去。

珞城身后就是冰寒刺骨的池水，每退一步那水就更寒一分。不消一刻，池水就没过她的膝盖，一种近乎麻木的刺痛立时沁了满身。

她明白自己大概是赌错了，或许一开始就错了，忽然的变故让她失了分寸、少了思量。

男人的语气傲慢，定然出身不凡。即便不是那两位叱咤天、地、人三界的人物，也不是那种会在意她身份的人——他说的不错，她不该说出那样欠考虑的话。

暗自思量，男人却像早就看透了一般，挑弄地开口：“后悔了吗？”

珞城学他眯起眼，心中暗暗责怪自己。

是，她是在后悔，后悔自己不该贪恋花枝的精巧，兀自甩开侍从一个人去了那不该去的偏僻角落。

若不是这样，这人也不会有机会对她下手。

可好强如她，这些话怎么也不可能说出口，只好抿紧双唇死死地盯着他。

男人的笑容里忽然多了一丝孩子般的轻快，又仔仔细细地对着珞城打量了一番，说：“你的容貌并不输于你的母亲，只可惜少了你母亲的几分透彻。你的眼睛太活，一点也不像她。”

珞城心中暗想：我像不像我的母亲，与你有什么相干？

略微咬紧了牙，挣扎着想挣开他的掌控，可这人的力气极大，捏得她下颚生疼。





男人笑了，对她说：“她视你为珍宝，可惜那个人偏偏就要让她后悔。贝瑟芬妮，劝你从今天开始学着遗忘外面的世界吧，因为从此以后，你怕是再也见不到阳光了。”

刚说完，对着珞城的肩就是忽然一揉。

珞城先前一直挣扎着想脱开他的禁锢，这么突然的一推立时让她失去了平衡，连喊都没来得及喊就跌入水池。

冰冷的水立时让她打了个激灵。她生来不习水性，乍一落水就慌到了极点，狼狈地开口呼救，反而呛进了几口污水，激得嗓子生疼。

狼狈地从池子里站起来，那人张狂地大笑。

她气得嘴唇发紫，浑身颤抖。

那男人直到笑够了，才眯起眼睛告诉她：“我的名字叫贺谛，加贝贺，谛听的谛，你要好好地给我记住。”

——to be continued



大约是初夏时节，一层薄热棉絮般地缠裹上来。

女生仰面躺在公园的长椅上，脸上盖了本高数复习指南。

四下里一片静谧，绿荫如云。隐隐听见耳机里溢出喧嚣的歌声：

飞扬的汗水，摇曳着散落在狂风之中，

奔向有你等候的地方。

那一天，我们坚信梦想，

镌刻下这遥远的约定。

溢满洒出的爱，在空中振翅翱翔，

每一天，周而复始，永无止尽。

深信着你曾经告诉过我的谎言，

我会将它，深深地，埋入心海……

忽然，旁边有人在叫，一连好几声：“城城？城城？”
珞城睁开惺忪的眼，头顶是好友李陶然担心的脸。

“你没事吧，怎么在这种地方睡着了？”

珞城眨了眨眼，正是夏日里，空气干热。

她害了场惊梦，额头全是涔涔的冷汗，一滴滴地滑下来，濡湿了鬓角的碎发。

耳边恍惚的几声蝉鸣，越来越清晰，嗡嗡地在树上聒噪着。

“身体又不舒服了？”李陶然担心地抚着她的额头。

珞城出生时母亲难产，她从小便落下了体虚的毛病，夏末秋初的时候最容易发作。

“也没有。”珞城捂了捂胸口，没有难受的感觉，于是讷讷地开口，“我只是做了个奇怪的梦……”

很久没做过这样的梦了……梦到很久远的过去，大概是千年以前的往事。她还是神的时候，与那个男人的第一次见面。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似乎是一场莫名其妙的绑架，她就成了他的妻子——冥府之王的王后。

梦来得太过真实，就像是在昨天发生的一样，鲜活的一幕幕从眼前晃过，甚至连那人手掌上的纹路都不曾忆错分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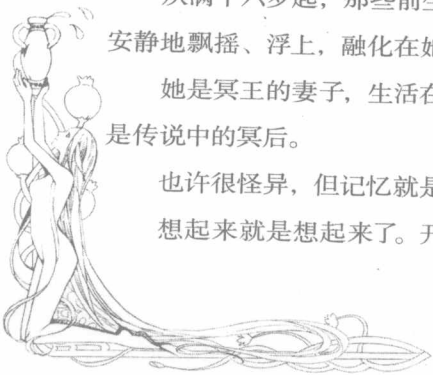
人说转生便是要忘记前尘过往，可她却偏偏记得。

从满十六岁起，那些前生的记忆便像包裹在冰层里的气泡，缓慢而安静地飘摇、浮上，融化在她的梦里、记忆里，混入了她的血脉。

她是冥王的妻子，生活在几千年之前的她，是冥界的女主人，也就是传说中的冥后。

也许很怪异，但记忆就是这样一种模糊而诡异的东西。

想起来就是想起来了。开始只是几个片段，后来越来越多，从惊恐





怀疑到最后的完全接受。

千年弹指，沧海化做桑田，当时神代的信仰早已泯灭成尘，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有那些传奇的故事被人谱写了下来，一代代地传诵，却渐渐失去了本来的模样。

她这才明白，不管怎样的传奇，只要浸泡在那条名叫岁月的长河里，过了许多年再看，也只不过是一场虚华的大梦。

“大概是太累了……”所以，才会又想起他。珞城抬起头，清亮的眸子望向远方。

“真的是。你知不知道最近A市乱得很，报纸上都登了。最近发生了好几起失踪案，受害人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有的在上学路上被人掳走，有的在街上逛时就忽然消失不见了，你可要小心一点。”

珞城“扑哧”笑出来：“好啦，你回去可别这么跟班上的其他女生说，否则估计一个都不肯来上课了。”

李陶然故作疑惑：“哎？你以为她们不来上课就是美女了吗？”

珞城无语地翻白眼。

“说起来，你看。”李陶然随手拿出了个简易轮盘，“我中午在路边上看到的，说是能测吉凶，挺有趣的。城城你是九月的生日吧。”她转了两下，忽然惊喜地叫出来，“上面说你今天会遇上命定之人！”

“命定之人？”

“喏，你看，命里红鸾哦！”

她递给她，上面画的是天帝与天后，为天命。旁边一串题文，意思大概是“邂逅”。命中注定的相遇。

“你想知道会是谁？”李陶然很三八地推了她一把，说，“很浪漫对不对？就好像在这么多的人里，总有一个是一直在等你的人。真让人期待啊！”

珞城把那轮盘收在手中，怔怔地发了会儿呆，这才发现原来轮盘是某个杂志附送的，上面还印了一个明星的宣传画，似乎是最近很红的琴

手莫禾，但没有附照片。

旁边缀了两行小字，大概是摘自某段采访里的话：“从我出生时起，我就一直在寻找，寻找那个我命定的女孩。希望我的琴声能成为牵引她找到我的红线，把她带到我的身边。”

命定的人……浪漫吗？

也不一定吧……

大概也会有人因为这场命里的注定而哀婉叹息……

正胡思乱想间，远处响起了柔和的铃声。

李陶然“啊”地尖叫着跳起来：“城城，咱们下午还有两节课呢！”

A市内的“菁华”是一所以文为主的贵族高校，学风崇尚自由、古典与浪漫，连校内的建筑都修建得分外有艺术感。

两个女生匆忙地跑过一片桂花树。

这时旁边藤蔓纠结交错的围墙外，倏地闪过一道人影，矫捷如豹，待停下来才看得清——

不知从哪里出现的男生随意地将书包搭在肩上，深蓝色的休闲装勾勒出完美颀长的身材，茶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薄薄的嘴唇轻抿，带着几分不羁与倨傲，似乎天生就有种高高在上的气势。

他望着校园的远方，过了许久，唇角一挑，无声地露出一抹笑来：“总算找到了。”



大概是因为那个梦，珞城一下午都有些精神恍惚，似乎很容易就能忆起从前的事情。

事隔千年却历历在目，微微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那洁白的石柱和那片蔚蓝色的爱琴海，清晰到几乎触手可及。

